

接受刊登函

楊凱麟教授道鑑：

您投稿於本系出版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文章：
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業經審查完畢，本刊編委會編委會決予刊登，並預定於第二十五期(2011/01)刊出，特此證明。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上



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¹

摘要

傅柯的文學布置展示了二個對其哲學至為關鍵的概念：越界與摺曲。這二者是傅柯哲學中最獨特的思想運動，其分別對應了反式考古學與內在性系譜學的發展。本文主要延續先前已發表的研究成果，集中討論摺曲在傅柯的文學布置中所怪異構成的文學存有，並透過差異與重複這二個概念來說明其所引發的獨特存有模式。在此，文學一方面是語言最遠離自身的「外自身」(hors de soi)，但同時卻又只是純粹的自我凹摺、去而復返。這個怪異的雙重性關拓一種特屬於書寫的「虛擬空間」，而傅柯哲學在某種意義上正奠基於此。

Abstract

The dispositif of literature in Michel Foucault shows two essential concepts: the transgression and the fold. The two movements are the most singular, one of which involves an "inverse" archeology, the other an immanent genealogy. Following previous research,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ld and the being of literature founded by him. The literature, explained by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has a singular mode of being. It is both the "out of self" which is farther than the most exterior of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turn to self or fold on itself. This double shows a virtual space, on which is based, somehow, the thought of Michel Foucault.

關鍵詞：越界，摺曲，傅柯 (Michel Foucault)，重複，文學存有

Keywords : transgression, fold, Michel Foucault, repetition, being of literature.

¹透過對傅柯早期著作的分析，本文處理傅柯哲學中二個關鍵而不可分離的概念：越界 (transgression) 與摺曲 (pli)。基於概念本身的複雜及困難，在篇幅的限制下，這二個概念的研究構成二篇論文：以越界為主導主題的〈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一期，185-208，2009/11) 與以摺曲為主導主題的〈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即文本)。在法理上 (en droit)，本研究的問題性仍然在於鋪陳由這二個概念所共構的雙重運動，並認為這是理解傅柯哲學的基本要素。在〈文學布置中的越界〉中，主要討論越界與界限在傅柯的文學布置中所怪異構成的雙生雙滅關係，並特性化其所代表的時間性：界限時刻。越界，或特別是其所代表的另類時空，必需視為理解傅柯思想的零度，甚至是其一切問題藉以發軔、鋪展的超驗場域。如果沒有由越界所代表的界限態度，傅柯著名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都將只是一種經驗的法則，喪失其哲學的意涵。

另，「摺曲」譯自法文 pli，過去常譯為「皺褶」或「摺子」，前者較易與 plissement 混淆，後者則在中文裡較不易找到與本詞彙的動詞 plier 對應之詞。

壹、前言：摺曲系譜學

在本文中，摺曲與越界將被視為傅柯文學布置 (*dispositif*) 的二股基本運動²，其一方面透過文學論述開展傅柯思想中至為關鍵的超越習練 (*exercices transcendants*)，且構成傅柯哲學生涯中，以文學分析作為其超驗經驗論 (*empirisme transcendantal*) 的伊始；另一方面，傅柯思想的二種特異問題性則在此展露無遺：其中之一，越界，與由此界限經驗所代表的特異時空，另一則是本文將進一步分析的摺曲。在〈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中吾人曾指出，越界是傅柯思想的零度，甚至是其一切問題藉以發軔、鋪展的基礎，其最終賦予傅柯著名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所必需的超驗場域。然而究極而言，在這塊由越界 (界限態度) 所註記的問題性場域上，摺曲則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運動。對傅柯而言，似乎不摺曲 (至少是在一切思想或實踐過程中援引摺曲的原初形式) 就沒有主體性，也無思想。於是，只要談到自我或思考，一切都成為寓含摺曲的雙重性，都必須怪異地自我重複一次，同一與同一、思想對思想、自我對自我，或，自我與自我...³。而傅柯曾毫不猶豫地說，這種關係致使了某種「多產性」 (*fécondité*)，某種推動「運動的發動機」 (2001: 436)。

在〈何謂啟蒙？〉最後，傅柯對系譜學的著名界定如下：「從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之物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性」 (1994h: 574)。這種在「所是」與「所是中的不再所是」間的非辯證式轉換與改道，賦予了自我到自我，或思想到思想最繁複曲折的可能距離。吾人曾在〈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一文中予以分析，並指出系譜學的這個特異性正深刻銘刻傅柯思想中的摺曲條件。換言之，摺曲作為一種怪異的雙重性，深植於「所是」與「不再所是」的交互鏡像中⁴，最終使得傅柯的界限態度贖回一種特屬於哲學的堅實性 (*consistance*)，免於在越界的暴力運動中成為一道純粹的死亡之線。

就某種意義而言，傅柯哲學或許奠基於越界與摺曲的孿生運動中。越界而無摺曲是魯莽的，摺曲而未越界則是天真的。前者呈顯傅柯思想中最主要的現代性意涵，後者則是其一切巴洛克的源始。在當代這股最特異的思想運動中，儘管實際上意圖分離這種對偶思想模式是不可能的 (在傅柯著作中，即使是〈越界序言〉，都很難只談論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但在法理上還是應區辨二者所藉以創生的原初條件，及其引發的獨特效果。

²傅柯在不同時期分別使用了 *disposition* (布置作用) 與 *dispositif* (布置) 這二個詞彙。在《詞與物》與相應的六零年代，*disposition* 被大量用來指稱一種寓意獨特知識論條件的空間性。*dispositif* 則稍後用以指稱權力運作的空間形式 (如監獄)，但無疑仍具有知識論的意涵。德勒茲的〈何謂布置？〉以一種橫貫性的思維連結與分析了傅柯由這兩個詞彙所給予的思想影像。*dispositif* 亦有學者譯為「部署」，但此詞似乎隱含某種主體決策或主動意向，亦較常用於中文的軍事術語。傅柯所欲分析的知識論空間則是一種無人稱場域 (*impersonnel*)，主體的產生在法理上應該是後來與次要的。本文因此採用較中性與無人稱的「布置」翻譯 *dispositif*，*disposition* 則在同一字根下，譯為「布置作用」。此外，除了在某些關鍵段落外，本文將採取德勒茲的用法，不特別區辨「布置」與「布置作用」，因為其所指向的特異性，都確切是傅柯式的。

³關於這種總是寓意摺曲的雙重性，特別是其獨特表達，在傅柯關於主體性的後期著作中尤其明顯。可參考 *Le souci de soi*，比如頁 57-58。

⁴關於鏡像與異托邦，請參考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二、光線裝置：可視的不可視性鏡子，不可視的可視性鏡像」。

本文底下將針對傅柯的摺曲習練從事分析，在某些段落裡，亦嘗試以摺曲及其相關詞彙群（雙重、對偶、拆分、倍增、折返、鏡像、襯裡、再摺曲⁵等）對傅柯不同階段的主要概念給予說明，考掘概念構思過程中所閃現並遺留的摺曲痕跡（摺痕）。

貳、未知的存有學地位

一、去摺曲的摺曲

在六〇年代的傅柯著作中，越界同時作為貫穿哲學與文學布置的強勢抽象之線，是理解其思想動態所不可小覷的關鍵。表面上，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在著名的〈越界序言〉中被視為主要概念性人物，然而實際上在許多傅柯文本中，薩德似乎才是這門反式考古學的歷史源頭⁶。傅柯甚至不惜以最強的語氣指出「薩德作品是文學的歷史門檻」，是「說出越界話語的第一人」與「文學的範式自身」（1964：4）。似乎正是透過在先前研究中所分析的怪異程序⁷，薩德作品一方面成為一切其前人與同輩的褻瀆者，另一方面，薩德不可能成為褻瀆者而不同時「抹除在他之前的一切哲學、一切文學、一切語言」（1964：4）。換言之，越界者薩德是這種雙重身份的代表：同時既是褻瀆者又是範式，同時既抹除過去又奠立未來。對傅柯而言，這便是由越界所定義的文學反式考古學，其存有論地跨越一切既成話語的同時，並不是停駐於（順式）考古學所考掘的語言事件及其現場，不是對構成過去經驗的考古學土壤從事單面向的分析，而是進一步反向摺回，成為一種，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希（Félix Guattari）的術語來說，「朝向未來人民的文學」，成為指出未來（而非過去）無定限可能的姿態。這種同時涵納二種非辯證式逆反運動的「既…既」，成為薩德所曾從事的，在抹除其之前的一切哲學、文學及語言之際，同時賦予語言由越界所迫顯的無定限的界限（*limite indéfinie*）。

由是，構成傅柯文學布置的越界似乎一開始便以一種時間軸線上的怪異逆反所給予。表面上，越界被定義為對於既有法則的褻瀆，實際上卻是一切無定限未來的展開。反式考古學成為考古學意義下的「回到未來」，成為從「所是」（過去）到「所是中的不再所是」（未來）所畫出的抽象彈性之線。這種激進的書寫在眾多作者的推波助瀾下，使得文學從十九世紀開始等同於語言界限的獨特操作，書寫意味勉力停駐於語言即將不再是日常或邏輯語言的界限上，也在一切可能與理性話語即將噤聲、口吃、錯亂及瘋狂的邊境上。語言在此與其他能力（視覺[影像]、聽覺[聲音]、觸覺、嗅覺…）斷裂，不再是「溝通或分析的語言」，不再是「神的語言」，不再是「爸爸媽媽的語言」，不再是任何法西斯領袖或大寫父親的語言，甚至不再是任何「的一語言」（*langage-de*），而只是語言自身。作為文學的反式考古學，越界首先迫使語言只能以赤裸狀態呈顯（「沒有任何內容能連結於它…」，Foucault, 1994a：238），緊接而來的結果，便是致使「文學不再能被給予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客體」（Foucault, 1964：2）。亦即在語言的赤裸狀態下，從事越界習練的文學本身亦不再可能由任何情節所包覆（至少，情節在此成為次

⁵ 分別是 *double*, *doublet*, *dédoublement*, *redoublement*, *retour*, *miroir*, *doublure*, *repli*。

⁶ 關於「反式考古學」，請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

⁷ 「薩德 600 程序」，請參考〈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

要的)；越界一方面迫使語言剝除其一切既有內容，赤裸存活於自身界限上，成為總是指向域外的元素，另一方面，無內容的空洞語言存有其實卻又是僅能自我映射的怪異鏡像，文學的客體因而是而且僅能是文學本身。於是，文學成為述說且不斷述說、展演自身的在己存有 (*être en soi*)，然而其所憑藉的語言 (其用以說之物與其所說之物) 卻吊詭地早一步成為雙重缺席的存有⁸。傅柯的文學布置似乎是一種多重空無的加乘，或是疊置缺席的交互鏡像。如果透過反式考古學的操作，越界書寫意圖對既定歷史與典範「去摺曲」 (*déplier*)，這個操作本身則僅為了「再摺曲」 (*replier*) 成一種文學存有，或者反之，當文學總是意圖摺曲於自身時，越界書寫卻不斷將摺曲本身迫往「去作品狀態」 (*désœuvrement*)。傅柯的文學布置是一個去摺曲的摺曲，或不斷摺曲的去作品。當吾人欲在此開展、爬梳文學的意義時，卻愕然發現文學的意義僅存在於當它蜷縮或回捲於空無的自身時。在越界的前題下，文學成為一種在自身、對自身或根據自身的重複，且僅在此重複中，文學成立⁹。然而，這個在空洞中不斷重複自身之物究竟是什麼？是文學。但文學是什麼？是文學的重複。文學最終引發一個套套邏輯，一個惡性循環，一個沒有出口的定義迷宮，一個多重轉移的語言癌症。

傅柯文學布置的去作品狀態必須被推演至底：如果文學僅在摺回自身中存在¹⁰，確切地說，這絕不意味文學是那個摺曲後之物，不是任何承載、表現摺曲的物質，不是語言，即使其已因越界習練而徹底空無。以自身為客體的文學僅是摺曲動作本身，被摺曲之物則是其經過的痕跡。其正如笛卡兒的我思，僅僅是一種空洞存有：我作為正在思考的東西，重點並不在於任何思考的內容，而是由思考所造成的摺曲與迴返：我思考我而非其他外於我之物，所以我作為一種思考我的東西存在。「我思」 (*cogito*) 沒有內容，只是一個由我到我的摺曲，一個形上學的空白或空洞。我是什麼？是思考我的東西，思考我的東西就是我。我原來是思想運動的一個簡單折返。這個要確認「我」的思想軌跡畫出一道迴返的弧線，用德勒茲的概念來說，製造了一個由這道單薄軌跡所圈出的「域內」 (*dedans*)。在文學或我思的例子中，這兩者似乎都企圖質問類似問題：「什麼是我？」與「什麼是文學？」，最終都給出基進答覆：我是我與文學是文學¹¹。

二、文學存有的雙重吊詭

文學指向自身，因而不再為任何外部價值或道德服務，也不作為溝通或宣傳的載體，成為由絕對內在性所標誌的運動，這是文學的第一重吊詭：文學是由書寫所招喚的**為己重複** (*répétition pour elle-même*)。換言之，文學必須指向文學

⁸ 關於越界與「雙重缺席」，請參考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事件－邊界系譜學〉。

⁹ 「書寫，並非去勾勒語言的必然重複，書寫，就文學意義而言，我認為就是將重複置於作品核心本身。」 (Foucault, 1964 : 14)

¹⁰ 「它[文學語言]有一種存有且正是在此存有上必須予以質問。此存有，目前是何種？某種涉及自我內含 (*auto-implication*)、雙重性與凹陷於自身中空無之物。」 (Foucault, 1994d : 419)

¹¹ 文學「描繪一種空無空間，一種誕生『何謂文學？』這個問題的本質性空白，一種其實就是此問題本身的本質空白。由是後者，這個問題並不重疊於文學，其並非經由一種額外的批判意識添加於文學上，它就是原本即崩裂與破碎的文學存有本身。」 (Foucault, 1964 : 2)

存有，但文學存有就是「指向本身」這個怪異的摺曲運動。就某種意義而言，為己重複所重複的，正是（作為重複者的）重複。文學因此不真的具有某種實體或內容，因為這並非以新的內容取代傳統內容，或僅是新的流派淘汰老流派，而是更徹底的，文學實際上不再以任何內容定義，其唯一的定義等同於這個怪異的、朝自身迴返且由重複或雙重性所確認的運動¹²。

這個使重複得以發生的空間（語言自身的赤裸存有與文學自身的空洞存有），用傅柯詞彙來說，就是異托邦（*hétérotopie*）。異托邦必須嚴格區辨於烏托邦，因為後者（不管是烏托邦或反烏托邦）永遠脫離不了想像，且必然是一種關於內容的文學；然而異托邦卻是由越界所給予的虛構物，其涉及的是語言的唯物操作。因此確切地說，由文學所產生的「缺席或空白的空間」並非任何想像或物理的確切空間，相反的，是任何可指明、可定位或可賦予內容空間的缺席。它是一個「反空間」，但卻絕不來自想像作用所構成的烏托邦，反而因為其所憑藉的反式考古學而具有實在的虛擬性（*virtualité réelle*）¹³。

文學是一個由內在性定義的空間，確切地說，文學僅存活於內在性中。面對「何謂文學？」這個問題，只有透過對此內在性的重新招喚才能答覆。但另一方面，每一個用來建構文學內在性的詞彙卻都是對文學的越界。每個詞彙都是為了指向文學的域外而被書寫於紙上，文學僅含納對其越界、褻瀆與背叛的語言。這便是當代文學最重要的第二重吊詭，文學重複文學，但絕非以同一的方式，因為必須被重複的（文學的永恆回歸？），是對文學的越界；換言之，文學不該以柏拉圖的觀念來設想，而僅有其擬像。這個吊詭導致二個結果：首先，如果文學僅以自身為客體，那麼文學作品中的情節或對白其實都可以說僅是偽造的，是其擬仿，僅是為了「像」文學，擺擺文藝腔，作個好像「說故事的人」的騙子，但重點卻總是在於激起不斷迴返其自身的文學存有。這是何以傅柯會說，「在一部文學作品中，毫無任何相似於日常所說之物。毫無真的語言。」（1964：3-4）因為文學的前提是語言平面上的越界，語言因而只能以背叛與褻瀆的方式被書寫，這是當代文學必然是擬像的第一個原因：文學存有由褻瀆文學的語言所銘刻。換言之，必需坐實其字面意義來理解「文學僅是文學存有的重複」這句話，情節只是此存有的包覆或偽裝，被寫進文學作品的語言並不是為了溝通與講故事（即使表面上總是如此），或者不如說，如果「說故事」仍然糾纏文學的表面，書寫在此必然成為一種（精神）分裂書寫（*schizo-écriture*）。換言之，如果當代作者都還必需是某種程度的「說故事的人」，那麼書寫與精神分裂無疑有相當程度的親緣性¹⁴。文學即虛構這句老生常談必需以正面意義來重新理解：文學等同虛構，正因為其從來不是日常生活的忠實複製，其語言從來不是「真的語言」，每一部文學作品的內容都是徹底的虛構物，因為不管它講什麼故事，即使是真有其事，即使怎麼感人肺腑、震撼人心或倫常乖違，實際上都只是為了迫出文學存有的假一

¹² 「文學在其自身（*littérature en elle-même*）是一種在語言裡面的掏空距離（*distance creusée*），一種不斷被遍歷與從未被真實跨越的距離，最後，文學是一種在自身上振盪的語言，一種就地震動。」（Foucault, 1964：2）

¹³ 「[...]文學作品是語言自我呈現於其結構與其虛擬性之中」（Foucault, 1987：11-13）

¹⁴ 「作家很正常地在瘋子或在幽靈中找到其複本。在所有作家後面都潛藏著支持他、主宰他與收復他的瘋子陰影。可以說，在作家書寫時，他所描敘的，他所生產的，在書寫行動本身中的，無疑地就只是瘋狂。」（Foucault, 1994f, 114）

動作、假一劇情與假一人物；換言之，真實的劇情都是文學的為己重複。反過來說，如果文學未能給出虛構或造偽的強大威力，那麼被摧毀的，就是文學存有本身，因為在一切劇情與人物的偽裝下，文學僅作為為己重複而被開顯，在此，文學僅是自身的擬像。這是文學藉由不斷迴返自身存有所得以開啟的白色空間，其不存在於任何地方，但也絕非烏托邦，而是文學的另類空間：異托邦。在越界習練下以重複（而非被重複的內容）定義的文學，成為被這種往一返運動所掏空的另類空間（文學空間），但這種真空狀態下的文學存有絕不因此意味著無意義，因為文學的存在就是透過書寫重複迫出這個怪異的白色空間，讓這個缺席的空間再次顯現。

對立於文學範型的複製與再現，當代文學作為為己重複，似乎僅能透過擬像來理解其成立的條件。在此，重複無疑地完全不同於複製，而且剛好相反，每一重複都是對文學可複製性的反叛。因為如果當代文學只在迫出文學存有本身才抵達其最強威力，那麼這個威力來自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發展的雙重操作：首先，文學僅以文學自身為客體，成為純粹的為己重複；其次，文學的書寫語言命定地對文學越界（「每一真實詞彙都是越界」，Foucault, 1964 : 3）。文學一方面是一種內在性（總是只能不斷以自身作為唯一客體，且因此構成吊詭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文學則離不開與域外的關係（每一組成詞彙都只能是文學的越界）。這就是傅柯透過文學布置所呈顯的怪異景觀。

對傅柯而言，因此有兩種特異的存有模式透過書寫浮現：由越界所迫出的**語言存有**與由為己重複所定義的**文學存有**。這兩者賦予了作品某種「未知的存有學地位」（Foucault, 1994b : 252）。作為一種語言實踐，如果越界最終迫出一塊由界限存有論所說明，且意義在此滋生的形上學表面，透過對文學作品的進一步追問，傅柯則引進另一種可以由摺曲、雙重化或鏡像所說明的自我折返運動；其毫無疑問地與界限經驗一樣，正是傅柯最關鍵的哲學手勢之一。換言之，作為對一切摺曲形式感到興趣的哲學家，傅柯在文學中也從事語言特異折返實踐的考掘，正如他稍早在古典時期繪畫作品中發現的視覺折返（《詞與物》），或稍晚在古希臘倫理學中的主體折返（《快感的使用》）；然而，不管是在繪畫、書寫或主體的論述上，所有這些涉及折返（摺曲）的異質形式在傅柯的分析中，都洋溢著毫不相同的風格化存有光彩。

三、文學倫理型

文學所具有的獨特折返形式，其可以透過「由自我到自我」或為己重複所說明的存有模式，這或許就是誘使傅柯在六〇年代投入文學論述的原因之一。無疑地，這也將是理解傅柯哲學所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或許吾人可以因此命名一門由傅柯所啟發的「摺曲學」（*pliologie*），其必然已是一種經由界限經驗（反式考古學）所鑄造的內在性系譜學研究。系譜學在此採用的是晚期傅柯所意指的，「從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之物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性。」（1994h : 574）；在文學場域裡，這是從構成語言所是的偶然中，探究不再是其所是的可能性，是「我手不再寫我口」的分裂書寫實踐。換言之，自我對自我或自我在自我中的折返絕不是要回歸到某種本質性的核心，因為對傅柯而言，一切「所是」都只不過是歷史條件下的偶然，但文學或哲學實

踐卻必需折返此偶然性中提取某種「不再所是」的條件，而其同時也必然是自由的可能性。折返自我，或自我折返，但不是為了更鞏固或認識「所是」，而是為了尋覓「不再所是」的自由；對於傅柯而言，似乎只有在劃出一道自我朝自我或自我在自我折返的彈性曲線之後，一種「不再所是」的創造性威力才得以從一切「所是」中倍增出來，而系譜學所測度的，正是這抹自由的弧。其總是意味著在缺席的界限上，**我是我所不思考之物而我思考我所不是之物**¹⁵。這就是傅柯透過折返或摺曲所給出的最重要啟發之一。

從書寫實踐中習練嶄新摺曲的所有可能¹⁶，折返、轉向、回歸…為了劃出一道創新（也必然是虛構）的弧。這是何以在傅柯這門獨家的摺曲學中，語言透過文學所充份給予的界限經驗一再被怪異地凹折，意符（*signifiant*）在此不僅如拉岡所指出的開始滑動，不僅斷開了其與意指（*signifié*）的固定關係，而且自我折返如同鏡像，或如同只有不斷彎折甬道卻不指向任何目的的迷宮，而書寫在此，「不意指事物，而是話語」（Foucault, 1994b: 252）。於是存在一種類似傅柯所謂「哲學倫理型」（*éthos philosophique*）的當代「文學倫理型」（*éthos littéraire*）¹⁷，其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即在於無政府式的動員任何情節（或無情節）、任何形式（或無形式）、任何語法（或非語法）、任何文類…，換言之，任何**語言經驗**，以促成自我折返的重複生產，或者不如說，對傅柯而言，文學在某種意義下已等同一門曲線再生術，一種無限生產摺曲的工藝程序與超越習練。文學實現了一種在語言平面（且其必然是「語言界限表面」）上的「自我與自我」的關係¹⁸。這是何以傅柯說，「作品總是由它本身內部所自我意指，且如同語言藉由語言的重複而自我給予，對於這曲線的分析難道沒有一席之地嗎？對我而言似乎大概正是在此，正是這個作品在自身的內含（*implication*）分析，對作品藉此不停地在它本身中自我意指的這些符號分析，我認為正是在此，總之，其將其意指賦予這些多樣與多型態的事業，今日被稱為文學分析。」（1964: 15）這種必然具有某種存有論意涵的文學分析，來自於文學如同是「語言藉由語言的重複而自我給予」之物；文學存有論最終經由一種純粹的語言自身實踐所給予，其彷彿只是語言在語言中的喃喃自語，意指作用在此實踐中被書寫所截斷、懸擱，文學成為語言自身的簡單重複；自我再現、自我參照（*auto-référence*）¹⁹，自我折返、自我內含、

¹⁵ 相關的分析，請參閱〈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

¹⁶ 相關的分析，請參閱〈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

¹⁷ 本文將 *éthos* 譯為「倫理型」，對比於傅柯另一個重要概念 *épistémè*，目前已約定俗成的譯為「知識型」。在傅柯對於性特質史的系譜學研究中，他似乎極在意各個時代 *éthos* 的斷裂與置換，其指的是該時代風俗，及由風俗所顯露之的精神或心靈狀態、即精神氣質、風氣等，就如他在《詞與物》中在意的，是古典時代迄今的知識型之更迭與形構。何乏筆在〈越界與平淡：從界限經驗到工夫倫理〉（「界限經驗：傅柯美學工作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10/11。）中，則將 *éthos* 譯為有中國哲學意涵的「風骨」。本註釋中關於 *éthos* 的說明，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建議。

¹⁸ 在《主體詮釋學》中，傅柯指出，所有涉及自我習練的這些想法，主要圍繞著一個中心核，其構成一組意象如下：必須集中心力（*s'appliquer*）在自我，必須自我們週遭的事物轉向（*se détourner*），必須自一切有可能引發我們注意力、引發我們興趣、激起我們狂熱之物（但此物不是我們自己）轉向，必須轉向以為再迴反（*se retourner*）自身，必須一輩子將注意、目光、精神，最後甚至整個存有都朝向自我。我們自一切將我們從我們轉向之物轉向，以為再迴反我們自身。傅柯說，所有至今為止他所欲說明的，正是這個轉身（*volte*）的意象。

¹⁹ 關於自我參照，請參考 Foucault, « La pensée du dehors », 519-520, 或«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 15。

自我摺曲…，總是透過這些隱寓在己重複的運動，書寫促使語言自身成為一種複雜的疊層但同時卻僅給出一種空洞的厚度，其並不太是由語言朝人性、情感或道德外延的深度，而首先是極度平面與極度表面的扁平存有（語言存有），再由此存有不斷自我摺曲堆疊成各種異質的空洞語言積體。比如在薩德作品中，吾人看到的是性特質的空洞語言積體，其僅由在性特質層級的越界所摧逼而成的語言纖薄存有所摺曲疊置而成，且絕對不是任何色情文學的複製或改寫。文學在此意義下只能是一種去作品化的白色存有，一種由摺曲的多重疊置所層層構建的語言疊層性（*feuilleté*），這是一種無超越性的內在性平面，一種無確切內容的形上學積體²⁰。而這個由書寫越界實踐（反式考古學）所給予的疊層或冊頁（內在性系譜學）或許正是馬拉美一生所構思的大寫書，是波赫士用一輩子的書寫終於身陷重圍的迷宮，也是喬哀思由語言所織綴的「混宇」（*chaosmos*），是德勒茲與瓜達希的「千重台」與根莖，或者就是傅柯的多重鏡像與異托邦！

參、懸擱詞與物關連的白色空間：文學布置中的重複與差異

一、我是我不思考之物與我思考我不是之物

對傅柯而言，存有似乎就等同摺曲。被傅柯以一種特異折返形式（自我再現）所定義的文學存有，似乎總是秘密關連到某種倍增或雙重性的實驗。然而雙重性並不意味相同或相似者的內在加乘，也絕不是同一性的外在引入²¹，相反的，透過語言表面的曲折運動，書寫對傅柯而言成為差異化作用（*différenciation*）發生的場域，也是贖回自由的具體可能。作為一種特異性實踐，書寫一方面強勢迫出一整個稀有的虛擬空間（越界語言的纖薄表面）²²，使得各種異質的曲折作用遽烈地在此發作；另一方面，這種語言實踐本身標誌了一門怪異的存有論，其連結到總是由空無、去作品、無主體的解疆域化狀態。這是一個由另類（*autre*）所定義的語言存有，由他者（*autrui*）所理解的書寫主體，以及由作品缺席所証成的作品。或許在這個觀點下，「我是我所不思考之物而我思考我所不是之物」有其極明確的意義，且與笛卡兒的我思大異其趣。因為傅柯版的我思並不與我在構成一種同一性，我在也不由無指向性的空洞我思所確立，相反的，傅柯的版本說：我在，因為我是我不思考之物，而我思，僅因為我思考我不是之物²³。「我思」或「我在」透過一種怪異而曲折的辯証獲得，似乎其中之一僅是另一的幽微鏡像，是「所是」經過思考的強勢越界實踐所汲取的「不再所是」，或反之，「所思」被存有的複雜摺曲習練所成就的「不再所思」。這並不太是笛卡兒著名命題的簡單否定或對立，而比較是對此線性命題的幽微凹折與隱晦彎曲。我思在此不再清楚而區辨（*clair et distinct*），反而因自我摺曲達到某種隱晦（*obscur*）但不失區辨的效果；這也不太是對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最後揭諸三大問題的天真反叛，

²⁰ 關於疊層性與內在性平面，可參考德勒茲與瓜達希的《何謂哲學？》，第二章「內在性平面」。

²¹ 「不要問我我是誰且不要要我保持相同：這是公民身份的道義，它支配我們的證件。但願它任由我們自由，當涉及書寫之時。」（Foucault, 1969 : 28）

²² 「這種中介空間、如同在鏡子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虛擬空間，且正是這個擬像空間，給予普魯斯特作品它的真實積體。」（Foucault, 1964 : 7）

²³ 「不，不，我不在那您指我之處，而在這裡笑著凝視著您。」（Foucault, 1969 : 28）

而是將康德的開放命題折返回自身，企圖透過一種狡獪的實踐，在「我思」的我（思考的我）與「我在」的我（我思想中的我）之間構建複雜的鏡像關係，我是我不思之鏡像，我思倍增於我不在之處，思（思想）與在（存有）構成一組複雜的雙螺旋鏈結，相互倍增且交錯迴映²⁴。毫無疑問地，「我」在此實踐中同時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既是經驗又是超驗（《詞與物》中提出的「經驗—超驗對偶」，我們將另文分析），但是對傅柯而言，這個由「我」的怪異雙重性所說明的自我再現，不僅橫跨在「詞」（作為思想的我）與「物」（作為存有的我）之間，甚至不僅是以「與」（*et*）或「兩者之間」（*entre-deux*）作為其實際的存有模式，而且由一種不可能的界限跨越所嚴格限定：自我折返（自我再現或為己重複）實現了一種由「與」所說明的「間」（*entre*）存在，其既非純粹的思想亦非純粹的存有，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隱晦、曲折的之字運動（*zigzag*），是可以由德勒茲的「既是…也是」（*et...et...*），或也可以由德希達的「既不…也不…」（*ni...ni...*）說明的雙重性；而且更進一步地，由「與」所致使溝通的兩邊並非同質也非同一，思想與存有在傅柯的命題中取得一種勉強可稱為「互為域外」（*inter-dehors*）或「交互解疆域化」（*inter-déterritorialisation*）的強勢差異關係：我是我不思與我思我不是，而且因此實現了一種吊詭而怪異的存有與思想同一，一種以反式考古學與內在性系譜學所改寫的帕門尼德斯箴言。

如果書寫透過越界與摺曲怪異地懸擱了詞（思想）與物（存有）的關連，並不意味這兩者從此各自游離於無意義的虛空之中，並因此導致一種語言的虛無主義或意義的相對主義。相反的，書寫創造了一個由「與」所隱晦說明的白色空間（布朗修的「中性」[*neutre*]），這是由強勢越界（交互解疆域化）所激生的「間」（*entre*）：詞與物、思想與存有、經驗與超驗、真實與虛構、實際與虛擬…在此取得嶄新的意義與「非關係」（*non-rapport*）。一切在此都是雙重的，但一切雙重性也都指向被倍增的差異；在傅柯諸多由鏡像、雙重性、摺曲、折返、襯裏（*doublure*）所說明的概念中，總是含有一種由界限態度所強勢迫出差異重複（被重複的差異，或差異化的重複）；因為摺曲習練，自我與自我不再僅是同一的關係，即使是自我的倍增也絕不是自我的簡單複製（*copie*）與克隆（*clonage*），而是一種經由越界所達成的差異關係，或者不如說，自我折返自我是為了自我差異，被倍增的，是差異。由自我再現所抵達的「間」或「與」存有學地消抹與重構了既有法則與意義，自我再現只為了達到我是我不思與我思我不是。思想與存有在此命題中同樣都被拉扯到其不可能的界限上，同樣都歷抵並跨越自身的「殘酷底限」²⁵，而傅柯的存有論也正誕生於這個由此實踐所迫出、特異的「間」。而且正是在此「兩者之間」，在這個由彈性曲線所層層疊置的雙螺旋中，文學成為一種由差異重複所給予的虛擬厚度，且「作品總是由它本身內部所自我意指」（Foucault, 1964 : 15）。

²⁴ 關於傅柯這種「我在我不在之處」或「我不在我在之處」所能給予的分析，請參考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二、光線裝置：可視的不可視性鏡子，不可視的可視性鏡像」。

²⁵ 這也是何以德勒茲與瓜達希在《何謂哲學？》中寫道：「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似乎都是由死亡的國度歸來。」（1991 : 190）

二、差異存有與重複存有

對於傅柯而言，如果語言的越界唯有由「差異存有」來指稱²⁶，那麼文學的自我再現或許指向一種「重複存有」，在此，「語言或許是唯一存在於世上、且絕對可重複的存有」（Foucault, 1964 : 14）。語言成為重複的唯一處所，就某種意義而言，傅柯的文學論述很怪異地成為一門關於重複的研究，而重複從來不是「的一重複」（*répétition-de*），不指涉任何同一性的發生，不是「又…」、「再…」，而是隱寓雙重（*double*）、拆分（*dédoublement*）與倍增（*redoublement*）的「…與…」，是一種總是折返於內部的為己重複。用傅柯語彙來說，就是以各種形式不斷去而復返的摺曲。如果越界最終迫出了傅柯必需以差異存有來定義的語言存有本身，文學則成為具有存有學意含的「可能重複形式」之展演。關於越界與摺曲的研究似乎正足以提供傅柯版本的「差異與重複」，其展現了傅柯與德勒茲思想的親緣性，但從某種角度來看，前者或許已是後者的越界與摺曲。

文學布置	
語言存有	文學存有
越界	摺曲 (自我再現)
語言背叛自身	自我朝自我折返
纖薄表面 與 界限時刻	空洞語言積體
差異	重複

文學透過語言的越界（「每一真實詞彙都是越界」）折返回自身，在文學的去與返之間，「傅柯時刻」出現（語言越界）；文學只能折返文學自身（「文學不再能被給予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客體」），但那個使其得以迴返自身的轉折點卻是越界的語言（薩德 600 程序）。換言之，如果文學以自身為客體，如果對於「何謂文學？」的答覆只能是「文學是文學」，或者，如果對任何從事文學書寫的人而言，文學僅能透過一種「自我參照」或「自我再現」所給予，這絕不意味文學只是同一的自我複製；文學的返迴自身（自我的再摺曲）必需歷經越界折返，換言之，文學的自我再現總是在一種嚴格的越界條件下才可能。在傅柯的文學布置

²⁶ 唯一可以用來指稱越界的，傅柯說，就是「差異存有」（1994a : 238）。關於越界與「差異存有」，亦可參考〈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的「二、另類空間與另類時間」，「（三）界限時刻」。

中，吾人見識了差異與重複的繁複運作：一方面，文學由語言越界（差異存有）作為基底，另一方面，越界的語言只為了文學的自我再現（重複存有）。一種由傅柯所給予的文學內在性定義由是產生：文學一方面因為界限與越界的雙生運動導致絕對的荒蕪（「沒有任何內容能連結於它，經由定義，任何界限都不能束縛它。」，Foucault, 1994a : 238），另一方面，自我再現或自我參照運動實現了由內在性所說明的豐饒形式，一種由無數摺曲所集體構建的巴洛克疊層。這就是到目前為止，傅柯的文學布置所呈顯的思想影像。

文學的內在性定義	
越界所致使的絕對荒蕪	摺曲所致使的純粹豐饒
由犯行、死亡、瘋狂…構成的死亡論 (mortalisme)	由創造性給予的生機論 (vitalisme)
域外思想	內在性生命
差異	重複

然而，這是什麼影像，或什麼風景？一邊是不斷朝向域外、且碰觸殘酷底限的差異化（越界），另一邊則是不斷向內裡凹摺的重複（自我再現）；文學誕生在這種內外反相或頹頹的錯亂中，既是對自家語言的分筋錯骨，也是對一切文學的法輪逆轉；似乎愈朝域外思維，就愈蜷縮成內在性生命，或反之；這兩種運動共構了作品的堅實性平面（*plan de la consistance*）。這是何以傅柯吊詭地說：「文學，並不是語言貼近於自身直到其熾熱顯現之點，而是語言置身於最遠離自身之處」（1984c : 520）。文學一方面是語言最遠離自身的「外自身」（*hors de soi*）²⁷，但同時卻又只是純粹的自我凹摺、去而復返。這個怪異的雙重形象闢拓了一種特屬於文學的「虛擬空間」²⁸。虛擬這個詞在傅柯這裡的意思首先應該是較古典與亞里斯多德的，意即能量滋生的來源或蘊涵的藏所，但虛擬在此恐怕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意思，傅柯或布朗修式的，指向一種由缺席、空無所說明的特異空間，一個由語言所得以鋪展、且不斷自我滋生的魔界：「話語在此尋獲其自身影像的不定來源，且其能無限地自我再現，在它自身之後已經在此，在它自身之外仍然

²⁷ 「文學，並不是語言貼近於自身直到其熾熱顯現之點，而是語言置身於最遠離它自身之處；且如果，在這種置於『外自身』（*hors de soi*）中，它揭露了它本身的存有，這個瞬即的明晰彰顯了一種間距而非再摺曲[...]」（Foucault, 1994e : 520）關於此，亦可參考《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

²⁸ 「事實上，催生了以嚴格意義下被理解為『文學』之物的事件，僅是由表面凝視下的內部化層級（*ordre de l'intériorisation*），其大體較涉及一種『域外』的經過。」（Foucault, 1994e : 520）

在此。一件語言作品的可能性在此倍增中尋獲其摺曲。」(Foucault, 1994b : 251-252) 書寫繞經域外折返，在自我再現的系列運動中包覆最異質的「外自身」。書寫所具有的豐饒或多產性首先來自這種自我倍增或摺曲作用，因為每次的倍增或摺曲都是異質性的再度引入，每個褶層都意味由語言的「外自身」所再倍增的文學存有自身²⁹；書寫成為一種怪異的鏡像繁衍，一方面是純粹的自我再現，但另一方面在此鏡像中卻總是已糝雜了由越界所產生的異質「外自身」。然而，書寫的可能性則僅成立於此鏡像或摺曲的巴洛克式增生中；在此，書寫的主體或情節讓位給語言（外）自身的摺曲作用，其僅是無限增殖此摺曲的疊層性，只是語言自我摺曲所滋生的喃喃自語；每一部作品在一方面都是對先前同類作品的消抹（越界），都是其「外自身」，但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是文學這個虛擬空間的「玄妙增厚」（*épaississements fantastiques*, Foucault, 1994b : 252）。換言之，自我再現因越界程序而不致成為簡單的克隆或移印，朝域外的運動則因只能以文學自身為客體而總是再折返。

三、「外自身」的內在性摺曲：擬像

文學存有成為一種「外自身」的內在性摺曲，這種內外錯位的語言布置開啟了一個純粹的虛擬空間，它並不是單純的想像或夢境空間，換言之，並不是所有的「虛構」都符合這個虛擬空間的條件，因為虛擬空間所牽動的是整個語言的移形換位與文學的永恆回歸。但究竟什麼是由這個虛擬空間所標誌的文學存有？傅柯毫不猶豫地說，文學存有就是擬像：「沒有文學存有，只有一種擬像，一種就是文學存有全部的擬像。」（1964 : 6）透過對於文學的思考，傅柯給出了其對擬像的定義，其不再簡單的被視為無範型的複本，因為這仍然是屬於柏拉圖式的古典定義，傅柯則提出巴洛克式的，即透過「外自身」摺曲所增厚的語言布置。傅柯的定義如下：

在文學中，從沒有介於實際作品與血肉俱現的文學之間的絕對相遇。作品從遇不見其最終被給予的複本，且，在此尺度下，作品就是這個距離，這個介於語言與文學之間的距離，正是這種拆分的空間（*espace de dédoublement*），這個鏡子空間，可被稱為擬像之物。（1964 : 6）

這個可被稱為擬像之物，文學，以及用以指稱它的虛擬空間，無疑地受到布朗修在《文學空間》的啟發。文學最終只是一個空洞的積體，一座堆壘語言越界的特異裝置，或一具反式考古學的抽象機器。對傅柯而言，被寫出的實際作品與作為概念的文學（對布朗修則是，被寫出的書與作為概念的作品）³⁰之間，間隔的似乎就是最終被用來指稱這個「間距」的虛擬空間；換言之，文學存有其實並不具有實體，似乎也不在任何「這裡」或「那裡」，而只是一種不斷企圖迴返文

²⁹ 「吾人習慣於認為，現代文學由一種允許其自我意指自身的倍增所特性化。在這種自我參照中，它同時尋獲了極致內部化（僅只是它自身的陳述）與顯現於其遙遠存有的閃爍符號中的方法。」（Foucault, 1994e : 519-520）

³⁰ 布朗修說：「作家書寫一本書，但書還不是作品，作品只有當存有這個詞，在特屬於它的一種啟始的暴力中，被它說出口時才是作品，這是一件已成就的事件，當作品成為書寫它的某人與閱讀它的某人的私密性（*intimité*）時。」（1988 : 15）

學的擬像³¹。而且被用以界定文學折返的這個虛擬空間也僅來自內外相位的暴力逆轉：亦即由越界所迫出的「外自身」與自我再現的內在性摺曲。布朗修說這必然是「已成就的事件」（*événement qui s'accomplit*, 15），其構成了傅柯文學布置的超越習練。

對傅柯而言，這個由內在性摺曲所構成的純粹空無空間，最早可上溯到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其作為文學的歷史門檻就如薩德作品般，「是現代文學作品的第一部，在此看到了符號與譬喻的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因為語言斷開了它與事物的古老親緣性，以進入這種孤獨的無上權力(*souveraineté*)，僅自此它，以其晦澀的存有，重現成為文學[...]

」（1966：62）再次的，如果《唐吉訶德》對傅柯而言是最強勢表達下的文學作品首部曲，僅因為書寫不是為了鑄造「世界的散文」，而是存有論地投身於「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中。《唐吉訶德》一方面立足於游俠小說，自始便已不是世界的再現，另一方面，其也遠非游俠小說的再現，而僅是其擬像，其差異，某種對於「非世界再現」的非一再現。換言之，此書所重複的，不是游俠小說的內容，而是此文類的原初存有模式，其總是以加乘、倍增、鏡像或襯裡的方式書寫，游俠小說的非現實性被塞萬提斯雙重惡化於其諧擬與幽默的複本中，構成了傅柯意義下、具有論強度的「虛構」，或具有文學本義的擬像。由《唐吉訶德》所說明的虛構成為一種因「非再現」的倍增所給予的複式書寫。在此，藉由多重的非再現操作，詞與物已不再相像，書寫似乎僅為了以一種差異方式重複書寫自身，用傅柯的話來說，亦即「塞萬提斯的文本自我再摺曲於自身，深陷於它本身的厚度且為了自身成為它本身敘述的客體。」（1966：62）確切地說，唐吉訶德的真正文學歷險並不在於書中種種匪夷所思的顛狂作為，而在於書寫本身所能給予「自我摺曲於自身」的文字特效，以及因此特效所堆疊的虛構厚度。這是一種「圖書館作業」，是飽讀一切文本後對既成宇宙的重力彎折，是深度閱讀者反施諸文本的御宅族書寫。不該將這種圖書館書寫混淆於博學者旁徵博引句句用典的吊書袋，因為吊書袋者並不意圖對既有文本從事必要的曲扭或轉向，反而是為了同一於它。相反的，塞萬提斯召喚的是一種「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同一得以成立的條件僅在於其援引必要的差異，反之亦然。因此究極而言，唐吉訶德得以成為一個指向文學書寫的概念性人物，或者不如說，如果唐吉訶德是**虛構的**，僅因為他只誕生於由字詞的特效所給予的書本空間中，這是一個透過對既有文本強勢摺曲所迫出的空洞空間，一個由複寫既有書籍所層疊建構的圖書館宇宙。傅柯因此指出：「唐吉訶德的真理，其不在於詞彙與世界的關係，而在於詞語記號由自我到自我所織構的這種纖薄與恒常關連。」（1966：62）無疑地，對傅柯而言從不存在一種素樸與自然狀態下的詞與物關連，因為一切的關連都已銘刻了某種知識型（*épistémè*），然而文學布置更進一步地操弄此關連，其似乎使詞彙更自我蜷縮、

³¹ 對此，傅柯舉的例子是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逝水年華》於普魯斯特的實際生命（世俗生命）懸置、中斷、閉鎖於自身後，才啟動與開啟其特有的空間。然而，不僅普魯斯特的實際生命從未被述說於作品中，這個中斷他世俗生命的作品也從未被真正給出，因為在《追憶》一書中所述說的，是一位作家如何開始寫一部應該開始於書的最後一行但實際上從未真正給出的作品。換言之，作品從未在書中被給予，普魯斯特實際上的作品（《追憶逝水年華》）只是關於要寫一部作品，要從事文學書寫的計畫，他的真實作品停駐在文學的門檻上，成為一種姿態，一個關於「好像真的要好好寫一部文學作品」的文學擬像。傅柯因此說：「這種中介空間、如同在鏡子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虛擬空間，且正是這個擬像空間，給予普魯斯特作品它的真實積體。」（1964：6）

摺曲於詞與詞之間。文學成為一種詞彙「由自我到自我的織構」，一個由詞彙自身相互映射的多重鏡像，一個純粹發生在語言平面上的萊布尼茲式單子宇宙，在此每一個字詞都是對所有字詞整體的獨特觀點與鏡像，而作為外部性的事物則不太是其關注的對象。就某種意義而言，如果文學成為一種由特異力線構成的布置，正因為其斷斷詞與物的關連而自我轉向、折返於詞彙的內在性空間³²。這或許就是唐吉訶德（也是文學）的真理，一種僅因自我摺曲而顯現的抽象之線。用傅柯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摺曲所實際進行的，就是「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

書寫成為一種與字詞整體的戲耍，閱讀（而且是狡獪的閱讀）於是成為書寫的必要條件³³，用傅柯的話來說，這種得以致使字詞由自我到自我的織構，僅建立在已隱寓一切檔案（已被說、被寫之物）的「知識空間」。在文學史上，《唐吉訶德》是一個例子，《聖安東尼的誘惑》則是另一個³⁴。文學作者於是彷彿如新的檔案學者，蟄居於大寫圖書館中從事反式考古學的工作。在此，「作品僅應該如同重複已被說之物的語言來述說，透過它的重複力量，它同時消抹所有已被說之物，且將它迫近於自身以重獲文學的本質。」（Foucault, 1964 : 9）這是「已說的再說」（la redite du déjà dit, Foucault, 1994c : 309），但再說之物卻已是經由越界所摺曲的已說，是從已說中所吊詭提取的不再說已說之物的可能性。摺曲在此成為檔案（作品整體）的雙重操作：一方面，被書寫的每個字詞都是對先前字詞的謀殺³⁵，這是由反式考古學註記的越界，另一方面此消抹本身卻又同時只以再摺曲為文學為目的。似乎對傅柯而言，所有這些隱寓越界與摺曲的姿態（文學倫理型）都只發生在由界限態度所迫顯的虛擬空間中。如果傅柯說他所寫的僅是虛構，這是因為一切都只發生在一個怪異的鏡像空間裡，只在異托邦中取得其存在的積體。這是一個在運動型式上總是以離去來回返，以謀殺來生產，以沈默來發聲，以不可視來觀看的形上學。透過文學，傅柯所曾給予的是何其豐饒、奇詭與迷亂的另類空間，無數的詞彙以最充血憤張的特異方式被糾結會聚於此，形構成飽含創造力的概念，述說最具洞見的問題。正是在此，駐紮著廿世紀最瑰麗魔幻的思想景觀。

在越界及摺曲的雙重要求下，文學不是文學，而永遠僅是自身的擬像。擬像在此沒有其他意思，就是自身（經由越界）到自身的折反距離，是自我對自我的永恒褻瀆與謀殺。韓波的「我是他者」因此可以在傅柯的考古一系譜學凝視下，具有一種飽含越界與摺曲威力的嶄新意涵：我不是我，只因為我必須越界以返回我，我只能越界才能折返，我只是（也只能是）我的越界摺曲。這是韓波與尼采（「人類是應當被超越的。」Nietzsche, I, §3）的全新複合體，也是由考古一系譜學所打造的概念性人物。關於這個飽涵越界與摺曲意涵的雙重性概念，傅柯在《詞

³² 「實在性僅歸功於語言且其完全停駐於詞彙內部。」（Foucault, 1966 : 62）

³³ 「要夢想，不應閉上眼睛，應該要閱讀。」（Foucault, 1994c : 297）

³⁴ 「透過《聖安東尼的誘惑》，福妻拜無疑寫出第一部在唯一的書本空間中有其自身場域的文學作品。之後，大寫書、馬拉美才變得可能，然後有喬哀斯、胡塞、卡夫卡、龐德、波赫士。圖書館燒起來了。」（Foucault, 1994c : 298.）

³⁵ 在論及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時，傅柯指出，「最終正是在此書裡，在這本謀殺所有其他書且同時承擔總是落空的文學創作計畫的書裡，正是在此書裡文學最終尋獲且奠立其存有。」（Foucault, 1963 : 10）。至於這種「書的謀殺」與對「語言的攻擊」，我們援引普魯斯特著名的句子：「捍衛語言的唯一方法，就是攻擊它…」（110-115）。

與物》中命名為「經驗—超驗對偶」(doublet empirico-transcendantal)，在下一篇研究中將從事進一步的分析。

肆、小結：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

透過對傅柯文學布置的分析，吾人以兩篇論文分別勾勒越界與摺曲所呈現的概念特性，根據不同的條件，傅柯的考古學與系譜學方法亦分別從這二個主要概念的角度提出說明。這二組足以重構傅柯思想視域(或至少是其「已說的再說」)的概念星群，也可視為傅柯對差異與重複這兩大概念的另類思考，這無疑的，是他對德勒茲哲學的致意。

越界與摺曲構成文學布置中的雙螺旋，儘管在法理上吾人仍必須在概念平面上區辨兩者的功能及思想運動形式，但無疑地，整個傅柯哲學都一再展示思想愈越界就愈摺曲，且愈摺曲就愈越界，二者僅是同一思想運動的二面，共同標誌了傅柯哲學最風格化的特徵。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這是莒哈斯(Marguerite Duras)的「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20)，是阿鐸(Antonin Artaud)的「如果不是為了實際上離開地獄，什麼都不會被書寫或繪畫、雕刻、塑形、建築、發明。」(1974:38)，或卡夫卡(Franz Kafka)的「我將不惜一切，一切代價，書寫：這是我為了倖存的戰鬥。」(Blanchot, 61)或「書寫是我存有最豐饒的方向。」(1974:75)。而也正是在這種必然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文學布置中，傅柯開啟了「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1964:22)的內在性平面。毋庸再區分文學、哲學或批評的語言，因為由越界語言給予的摺曲書寫，傅柯毫不猶豫地指出，招喚著彷彿希臘思想中原初語言的「清晨似的語言」(1964:22)。這是經由越界摺曲所說明的書寫，其不僅是文學的，且最終透過對此文學存有的述說，經由越界的機巧辯證所誕生的自我到自我(因而也是自我到他者)的返回，在此虛擬空間中，傅柯漂亮地展演其哲學事業，以文學倍增了哲學，或反之。

瘋狂、性特質、犯行、謀殺、知識空間...，這些傅柯曾在不同著作中投入構思並問題化的概念都早在文學作品中被不同作者所充份展演。對傅柯而言，文學所給予的不僅是另一種現實，也不僅是現實的想像或偽造，而就是現實本身。這是何以如果文學是虛構，傅柯毫不猶豫地說，那麼「除了虛構我什麼都未書寫」(1994g, 236)。這是「僅歸於語言且完全停駐於字詞內部的現實」(Foucault, 1966, 62)，如果傅柯就像德勒茲所指稱的，是一個新的檔案學者，則檔案不過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傅柯文學布置作為其思想的雛形，或不如說，其思想作為早期文學布置的一個鏡像，或許這就是此特異布置的重要性。

伍、引用書目

- 楊凱麟(2005)。〈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五卷第三期：75-97。
- 楊凱麟(2006)。〈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中山人文學報》，23：15-28。
- 楊凱麟(2008)。〈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事件－邊界系譜學〉，《中外文學》，第 37 卷第 3 期，總第 422 期：45-61。
- 楊凱麟(2009)。〈分裂分析傅柯：文學布置中的越界〉，《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一期，185-208，2009/11。
- Artaud, Antonin(1964). « *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 », *Œuvres complètes iv*. Paris : Gallimard.
- Artaud, Antonin(1974). « 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 », in *Œuvres complètes xiii*(9-64). Paris : Gallimard.
- Blanchot, Maurice(1988).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 Gallimard.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1991).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 Minuit. (《何謂哲學？》，林長杰譯，台北：台灣商務，2004)
- Duras, Marguerite(1993). *Ecrire*.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64). «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 conférence dactylographiée à Saint-Louis, Belgique.
- Foucault, Michel(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 Gallimard.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 2002，上海：三聯。)
- Foucault, Michel(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84). *Le souci de soi*,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87). *Mission culturelle française informations*, Ambassade de France en Tunisie, 10 avril – 10 mai 1987, 11-13. (extraits d'une conférence inédite donnée par Michel Foucault au Club Tahar Haddad, 4 février 1967).
- Foucault, Michel(1994a). «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233-250).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b). « Le langage à l'infini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250-261).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c). « Postface à Flaubert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293-325),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d). « La folie, l'absence d'œuvre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412-420).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e). « La pensée du dehors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518-539).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f). « Folie, littérature, société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I(104-128).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g), « Les rapports de pouvoir passent à l'intérieur des corps », *Dits et écrits, vol. IV*(383-411).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1994h). « What is Enlightenment ?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562-578). Paris :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2001),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éd. sous la dir. de F. Ewald et A. Fontana, par F. Gros, Paris : Gallimard-Le seuil.
- Nietzsche, Friedrich(1985). *Ainsi parlait Zarathoustra*. Paris : Gallimard.
- Proust, Marcel(1994). *Correspondance avec Madame Strauss*, lettre 47(110-115), Paris : Livre de poche.